

远行的父亲

■贺楚建

父亲是一位地下工作者、老军人,党和政府一直没有忘记他,去年为他颁发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”纪念章,今年又给他颁发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”纪念章。他的故事先后被《中国商报》、中国网、《今日女报》、《衡阳日报》等报道后,才被揭开神秘的盖头。

1934 年农历二月初二,父亲出生于衡南县冠市镇南岳村贺家屋场。8 岁时,家里那艘赖以生存的货船在永州被日军炸沉,35 岁爷爷炸伤,不久去世。之后奶奶改嫁,留下 8 岁的父亲与 12 岁姑姑相依为命,苦不堪言。

1947 年 3 月,父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9 年 3 月,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湖南军区独立四团;7 月某天深夜,为了不殃及百姓,父亲与我武装人员活捉驻守在贺家屋场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一个连,不费一枪一弹就拔除了一“毒瘤”,也扫清了部队前进的障碍,于同年 10 月赢得了衡南东乡的解放。随后,父亲又与战友们前往宝盖、九龙等地剿匪;深入深山腹地、偏远农村,打土豪除恶霸,开展减租减息运动。此后,他抗美援朝出国作战,回国后又奔赴各地宣讲党的政策,搞土解、分田地,巩固建立农村基层政权组织。由于表现出色,父亲受到上级嘉奖,立了二等功

并当选副班长。

1954 年转业,政府安排父亲到市公安局工作,但他却选择回乡务农。1958 年,他到株洲洗煤厂工作,1962 年为响应党的“精兵简政”号召,他又放弃城里工作,再次回家支援农业生产,一干就是一辈子。

父亲在生产队出工劳动中任劳任怨,遇到掏粪、挑粪等脏活累活,他总是打头阵,久而久之,这样“有味道的活儿”非父亲莫属了。然而,却被人嘲笑,只有母亲看着心痛。

那时如花般年纪的母亲脾气好,说话轻声细语,后来母亲也看不惯父亲了。原来是父亲露出了“忠厚老实”真面目。记得有次农忙“双抢”,为了抓季节赶时间,别人晚上都回家休息了,他扒完几口饭后,却扛起锄头来到田野不停歇地挥锄挖泥,硬是一通宵把那丘田翻了个底朝天。可母亲不高兴,朝着父亲唠叨,原因是三户一组共养一头耕牛,本来是轮到我家耕田了,别人却无理取闹霸占耕牛。善良的父亲却不争辩,他认为,只有一个忍让了,两个才能和谐了。他总是有泪咽肚里,有苦自己扛。“宁可人负我,不可我负人”是他最真实的写照。

更令人佩服的是父亲“无师自通”的手艺,他把收割后的高粱秆,扎扫把;把稻田里稻秆晒干后,打床铺垫子,积攒起来拿到市场去卖,换钱补贴家用。尽管他这样苦做,由于孩子小,人口多,家里还是有时吃了上顿没下顿。特

打 鼾(小小说)

■彭建华

没事的时候,一些老太婆们总爱聚在小区里的大樟树下,聊得不亦乐乎。有些说自家婆媳吵架,有些说家里老头子脾气大,还有说孙子上幼儿园要大笔钱,聊着聊着就哀声叹气,甚至是泪眼婆娑。
 很多的时候,刘老太都是默不作声,虽然同病相怜的时候多,但也有那么几次的羡慕。这份羡慕久了,也就变成了自己的苦,偏偏还不好在这公众场合说。
 有一回,在去跳广场舞的路上,碰到对面社区的袁老头。俩人一路走一路聊,有了难得的开心。第二天,她慢慢走,他迟些出来便快快走,又碰上了。第三天,他慢慢走,她迟些出来便快快走,再一次碰上。

后来,无论刘老太还是袁老头,不管哪个先出小区,俩人总是能够碰上,然后

相互一笑,结伴往广场走去。也不晓得从哪晚开始,俩人都改了往日单独跳舞的习惯,相拥着跳起了双人舞。

我单身好多年了。刘老太说。
 知道呢。袁老头说,我也是。年轻时,我打鼾太厉害,老婆就离了婚。

这——老太心里怔了一下,像一只蝎子在蜇。她离婚也是因为丈夫打鼾。结婚前两年还好,后来不晓得咋了,鼾声越来越大,打雷一样,能将屋背上的瓦掀掉。她实在忍不住,扯了好几年皮,终于离了婚。那时还在乡下老家住,一个女人拉扯着两个崽女,苦挣苦拉过日子,哪里敢动改嫁的念头?后来,两个崽女读完大学,都到了县城工作,她也就跟着来到了这个小区。她想起这些年自己每天的孤寂,心里便不再犹豫,突然就下定了狠心。一扬头望定了对方说,我才不怕呢。

寒风中的守候

■殷运良

冬夜,路灯次第点亮,给城市送来一缕缕光明。雨停了,地面湿漉漉的。寒意浓浓,我把羽绒服帽子扣在头上,缩着脖子只露出一张脸。
 看了一下手机,七点十分,我以为我是第一个来接孩子下晚自习的,然而有一对母女比我更早。年轻的妈妈三十多岁左右,着一件宽大的乳白色羽绒服,齐肩的头发顺滑地披着。小女孩约摸五岁,头上有一只浅紫色的蝴蝶结翩翩起舞,很是精致。她们跳着笑着在追逐打闹,相互取暖,笑声在寒夜中格外清脆响亮。
 她们不远处停放着一辆女士摩托车,她们也许在等待着教室里正在上晚自习的男孩,也许是女孩。他或她成绩好吗?在哪个年级哪个班呢?
 又一阵寒意袭来,我全身哆嗦了一下,搓着冰冷的手,踩着麻木的双脚,以减轻寒冷的侵袭与围攻。刚才坐顺风车来的路上,朋友问,你家孩子十二岁

了,还要你接吗?我回答:“她能自己回家。”朋友又问,那你为什么还接呢?我说:“虽然她不会直接提出来让我来接,但这么冷的天,当她走出校门看到其他家长都在等候自己孩子的时候,内心肯定也渴望我在人群中等候她。这是爱的陪伴。其实,我接她,只是让她有一种被关爱被重视的感觉。”

朋友竖起大拇指,伟大的妈妈!其实,世上的爱都以聚合为目的,唯独父母对子女的爱以分离为目的。记得一个作家写道:“我慢慢地、慢慢地了解到,所谓父母子女一场,只不过是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,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,而且,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,不用追。”

也许,孩子现在黏着你,腻着你,缠着你,让你陪他做作业,让你帮他做早餐,让你接送他上下学,这不是你们前世

别是春秋两季的开学日,就是父亲的头痛日。为了让我们有书读,父亲除了“砸锅卖铁”凑学费外,还得用尽笑脸、赔尽尊严向亲朋家借钱借粮。有次天黑收工,父亲挑着箩筐摸黑步行 10 多里山路,先后来到几家亲朋家门口,他们却不开门。父亲站在门外好话说尽,才有一家亲戚开门让父亲进屋。见亲戚还有些犹豫,父亲拍着胸脯对他们说:“请放心,我有三个崽,会长大的,他们一定会还。”

为了我们,父亲就更加起早摸黑拼命干,除了吃喝拉撒没停歇过,睁开眼就劳作,硬是凭“勤劳苦做”还清所有债务。转眼间,父亲用他的双手把五个孩子养大成人后,可自己的身体渐渐不如以前了。儿女们总想把父母接到城里居住,他们不愿意:“乡里习惯了,不挪窝了。”

尤其是今年,已 87 岁的父亲身体越来越不好,可他不是在菜园里忙碌,就是上山砍柴。母亲“狠心”数落父亲,我们也“心痛”地要父亲不要做了。而他总是一笑了之,仍然我行我素。然而,母亲的唠叨并非多余。由于父亲长期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,导致 10 多年前就患上了冠心病。这次病情又加重,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 11 月 12 日凌晨 2 点永远地走了,享年 87 岁。

父亲虽离我们而去,但他那种吃苦耐劳、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,那种老实做人、踏实做事的高尚品德,永远值得我们学习。

那就好。他如释重负。
 那……她鼓起勇气,故作轻松说,今晚你录下来吧。
 录什么?他问。
 鼾声呀。我倒要看看你的鼾声到底多大,明天一早发录音给我。

哪晓得,过了不到半年,这八字还没一撇的事,就被崽女晓得了。他们如临大敌,一起来了场家庭“审讯”。

儿子说,娘不要脸面,我们做子女总得要吧?再说,几个孩子谁带?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又问老娘,对了,你这几个月怎么总是打鼾,还老大声的?我就不明白了。幸好女儿还算怜惜娘。她说,娘,你看你,这段时间打鼾肯定没睡好,脸色这么难看,好像还瘦了一圈,我们心疼呢。
 刘老太老脸通红,气得抽泣不停。从此病倒在床,也不让任何人陪。有一天,女儿的公婆来家,见老太太白天还在睡觉,便轻手轻脚扭开门进去看她。突然觉得那鼾声不对,一查原来是枕头边手机播放的录音。
 奇怪的是,她居然睡得特别香甜。

欠了多少孽债,而是几辈子修来了多少福分。再过几年,孩子会学着长大,会和你渐行渐远。家里的卧室空空如也,只是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偶尔停留的旅馆。到时,你会莫名的孤寂、失落、伤感,你多么怀念他需要的时光,你多么希望能多为他做些什么。可是,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!
 董卿主持《朗读者》节目时,曾说:“陪伴是一种力量。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孤島,失去了陪伴,也失去了生存的意义。”所以,趁孩子还没有有长大,你还未老,好好地陪他,并爱他吧!
 陆陆续续地,一拨又一拨家长潮水般涌过来,各式人等,形形色色。他们踮起脚尖,伸长脖子,眼睛聚光灯一样望着同一个方向——校门口,生怕有所闪失,看不到自己的孩子。
 七点四十五分,下课铃声响了,孩子们纷纷走出教室,走向校门,校园里立刻沸腾起来。
 晚上吃什么?冷吗?今天的课听懂了么?一句句贴心的问候如寒夜里一颗颗透亮的星星,闪烁在孩子们的心田。
 其实,爱不需要太多的言语,一句问候就足够。爱也不需要轰轰烈烈,平平淡淡的守候足以温暖整个寒冬。

滕王阁(外两首)

■曾平苏

岳阳黄鹤皆名楼,我今登阁志更酬。匡庐罗霄伟峰岭,鄱阳贛水大川流。范公作记誉千载,王郎赋序扬九州。落霞秋水成绝唱,不负江山万古留。

行香子·农家乐

柴扉茅堂,竹篱围墙。禾坪前,菜圃陂塘。鸭戏水面,鸡弄平冈。更羊儿跑,狗儿叫,鱼儿忙。
 翠叠青山,树绕农庄。小桥边,溪流流淌。锄冲田野,累累稻梁。看桃花红,李花白,菜花黄。

钱塘江观潮

胜似蛟龙翻大海,犹如怒蟒卷澜回。惊涛拍岸震寰宇,疑是银汉倒泄来。

七律·岁寒三友(写意画)

■陈季春 作



在悬崖村(外二首)

■吕宗林

上上下下的星子都是山的孩子
 无论贫穷,富有,无论善恶

悬崖持续高烧,成了碑文
 苍鹰在读,巅和巅的心跳

11 岁的吉巴子在钢梯上休息一会儿
 莫色子哈在抖音上直播川椒、核桃

假如生活是一枚硬币,它的
 正面和反面,都应该有光

叫花鸡

一只鸡与一个俗名厮混得太久了
 就土,白炭渣和黄泥巴,属大雅

张二胖往红膛里塞进去他的作品
 荷香,大暑,满山的树叶子在飞

一个时代,独自守着老街口发呆
 乡酒,辣酱,陈醋,舌尖上的雨

天明一声鸡,翠竹一缕梦
 张二胖媳妇,比炊烟起得早

我在书院等你

尚在南岳用早餐的兄弟发来短信
 石鼓书院门口见

仅仅几十公里的路程
 穿长衫的人竟然走了一生

一本书,翻着翻着便翻不动了
 古塔太重,江水太轻

我在书院等你,多么轻盈呵
 像两只蝴蝶,隔着时空,渐渐透明